

东疆掠影

陆汉洲

故乡的秋天



故乡的秋天,不是春风亦醉人。丁酉年中秋,我在五渡河畔溜达,一幅眼花缭乱乱的迷彩秋色图不禁把我吸引住了。

王昌龄“金井梧桐秋叶黄”的诗句,说的正是十月金秋。五渡河畔墨绿色的杨树树叶儿渐渐泛黄。那些黄透了杨树叶经不起秋风轻轻摇曳,洒落一地。岸下方方的玉米地里,尚未掰掉的玉米棒子,露出了金灿灿的头像,显得神气十足,仿佛那一缕灿灿金光全是它功劳。已掰完玉米棒子的玉米秸秆,被缠绕起了被称为“和尚头”的结,俨然一个列阵的米黄色秦兵马俑方阵,在南黄海边在这片国土上威风凛凛。玉米秸秆脚下的赤豆也熟了——别看它那么低调,它却曾是皇家御用的上品,地位显赫。米黄色的花生几乎家家农家都有。这一阵便都在为挖花生、摘花生、洗花生、晒花生忙碌。儿时春节里农村孩子的口袋里,哪一个没有几把喷香、酥脆的炒花生?肥硕的豆叶,在秋风里纷纷从竿上脱落,眼前一地金黄。几个脸盘大的金黄色南瓜,自顾自地歪斜在岸边,显得那么恬静、淡定。

秋天是启东棉花吐絮的峰季。五渡河畔的棉田里,雪白的棉花灿若夜空闪烁的星星,一簇簇、一片片,银晃晃、亮晶晶,令人眩目。金秋是故乡堆筑“金山银山”的丰收季节。《人民日报》当年头条《“金山”“银山”一担挑》长篇通讯中提到的“银山”,描述的就是故乡棉花高产丰收的美丽图景。棉株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棉桃,还有正绽开着的洁白花蕾和将要结桃的紫色花蕾,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在我眼前次第展开。一对花甲夫妇正在棉田里有条不紊地拾棉花,他们的围腰兜里已塞满了白花花的籽棉。风调雨顺,今年又是好收成——丰收的喜悦写在他们脸上。

故乡的秋天,最耀眼的要数挂满了一只只红灯笼似的柿子树了。五渡河畔农家的场院里、沟塘边、竹林旁的柿子树,哪一棵都仿佛是我眼前的明星,十分上镜,十分亮丽。一些来不及采摘的熟透了的柿子掉落一地,有的掉落进了水塘,成了鱼儿的美味佳肴。柿子树上青涩的泛黄的橘子挤在一起,将柔弱的橘子树枝压弯了。橘子树很是疲惫但却快乐着。一棵长相不怎么乐观的白蒲枣树,挂满了密密匝匝的白蒲枣。塘边有几簇枯黄的秋荷,它虽没有夏荷那般艳丽风光,但因它孕育了果实,就像成熟的少妇,显得内秀稳重,韵味十足。低垂的莲蓬,向路人诉说着它风雨兼程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。

故乡的秋天也是人们想象最丰富的季节,一簇簇红透了的尖尖小辣椒,仿佛精致的手工艺品;紫色的肉扁豆花,仿佛展翅的蝴蝶。地下的秋果果在地面上表现得是特别:浅紫色的芋艿硕大的荷叶,在宣告地面上的芋艿个头也不小;紫褐色的蕃芋(红薯)藤在满地爬,拨开藤蔓透过开裂的蕃芋脊背,便可看到躺在里头的红皮红心蕃芋了。

故乡的秋天也是一片盎然生机的绿色世界。十月金秋时节,既有秋收也有秋播。刚刚下过一场缠绵了多日的秋雨,但见我二姐家滋滋润润的自留地里,有鸡粪、羊粪等有有机肥作底肥,青翠欲滴的鸡毛菜这一

阵不分昼夜地发力疯长。国庆、中秋“双节”期间,农贸市场农户的无公害鸡毛菜,价格不菲却仍很抢手。十月金秋也真是农民的“金秋”呢。

漫步五渡河畔,让我领略了故乡的秋天也有王勃笔下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那一种壮美。上世纪20年代启东地图上就有的这条北自海界河、南至长江的河道狭窄又弯曲。1973年沿河乡镇上万民工将这条百老河取直拓宽,大部分河段为平地开挖,新生的五渡河才有了今天这般烟波荡漾、水天一色的光景。秋阳斜照,秋风徐徐,清澈见底的五渡河水金波点点,正缓缓南流汇入万里长江。站在刻有“和合十一大桥”字样的大桥上,南望浩浩长江近在咫尺;西南首四五里外过去能看得见的百年古镇东兴镇(蚌壳镇),现已被富起来的农民盖的一幢幢小洋楼遮挡住了视线。两岸河沿上,一些垂钓者正在悠悠悠悠地钓鱼。两位戴太阳镜的垂钓者竟是从市区远道结伴开车而来。“秋天的鱼儿肥噢——”我说话当口,一老总模样垂钓者,真的钩上了一条大老板鲫鱼,可把他乐坏了。

故乡的秋天,原来是这么美的。

方言考究

崇启海方言中的“n”“l”不分

徐乃为

崇启海方言的声母是分“n”“l”的,我们听到不分“n”“l”的方言很不习惯。有一次,教师进修学校数学老师曹永南(已故)在江苏省数学说课竞赛获一等奖,后来寄来的奖状却变成了“曹永兰”,——“南”变“兰”,“男”变“女”,大家十分惊诧,我说,这是“n”“l”不分的缘故。“南”方言音“nian”,普通话则是“nan”;在南京方言不分“n”“l”,“南”、“兰”同音,均是“lan”。在南京男子篮球队中,“南”、“男”、“篮”三个字一个音,都是“lan”。“女子篮球队”会听成“驴子篮球队”,这就太搞笑了。但是,方言分“n”“l”,不等于两者不混,崇启海方言中也多有“n”“l”两混的情况,只是自己不觉察罢了。

○1我们每天不知说多少遍的“我昵(ni)”与“我俚(li)”,就是一个词的不同写法,实质是“n”“l”不分。再如“这样的哩”与“这样的哩”的句末语气词“呢(ne·ni)”与“哩(le·li)”,也是一个字的两种形态、“n”“l”不分的两种写法。

○2最常见的是“那(na)”字,在指示代词意义的时候是(na),在疑问代词的时候就成(la)。

例如:喂,你看见《启东日报》勒啦里?——那,勒办公桌上。

其中“啦里”,即“那里——哪里”,今写成“哪里”,“哪”字是清末才造出来的字。可见,本音是“n”,通过“一声之变”用以区别意义,即区别指示代词与疑问代词。

○3烂(lan)泥,可是在崇启海方言中,读为(nan)。

○4赖(lai),在下面这一语境中,读(nan):“人家吃饭了,你还‘赖’着不走”。

当然,能了解这些语言现象,自是好的,最要紧的是,能据此追索方言本字,则善莫大焉!例如:

○5“贪婪(lan)”是比较“古雅、文气”的一个词,人们想不到它埋伏在崇启海方言中。例如:“今天这饭很好吃,我到蛮‘贪年(nian)’,帮我再盛一碗。”这里的“贪年(nian)”就是“贪婪”,区别就是“n”“l”交换了。

○6懊恼:《海门方言志》收此词。其实,普通话中的“懊恼”一词词义与其极为相近,区别的只是声母“n”“l”的互换;其实是一个词的两个形态。

知道这些知识,还能解决实际问题。有一次,教师进修学校收到一封从新疆寄给“刘启平”的信,收发室认为无“刘启平”其人而欲作退回处理,正好我去取信。我一看,就说那是寄给从新疆调回的我校总务主任“钮启平”(已故)的,我告诉他在“n”“l”不分的地区,“刘”与“牛”是一个读音的。

《红楼梦》林黛玉是扬州人,正是“n”“l”不分的地区,所以,她把“刘姥姥”视如“牛姥姥”;刘姥姥在酒令中自称“老刘”,在座的人都认为她自称“老牛”而嬉笑不止。这就有关文学作品的阅读与赏析了。

在普通话中“弄”有两种读音:弄(nong)水;弄(long)堂。正说明“n”“l”发音相近而易混。在“n”“l”相混中,似是以“n”混成“l”的居多。我的外孙叫的第一声“奶奶”,更近“妹妹”,这应当可看出两者所以混淆,以及“n”混向“l”的缘故。

做人家

老钟

沙地人把勤俭节约,叫做“做人家”。你看,勿舍得吃,勿舍得穿(买新衣服),为的是并点铜钿(积蓄)办大事。什么大事呀?成家,当家。勿大吃大喝,一分钱掰着两月花,为的是尽量多办事少花钱,为的是多积蓄些,好以丰补歉。一句话,一个人在外面省吃俭用,还是为了这个家,为了“做人家”。一个“做”字,把启东人勤俭、节约、持家的细致、精明描述得既具体又传神。“做人家”是沙地人的一种传统美德,由此生发开去,沙地人管会勤俭持家,叫做“会做人家”。

一家人家,有几个人能寻点活铜钿(即有外来收入),手头比较活络。但如果勿做人家,或者说这个家的当家人左手来钱右手花出去,今日有酒今日醉,吃光、用光了才定心,那么几年甚至十几年下来,宅貌依旧,而且连一点积蓄也没有,碰到什么突发性事件,比如天灾人祸,就无力应付。东邻西舍就会评价这家人勿做人家,这家的主人勿会做人家。

如果,一家人家几乎都在啃老土地,没有什么外来收入,但由于当家人能勤俭持家,做事精打细算,花钱细水长流,把钱用在刀口上。虽然全家收入不多,手头不宽裕,但却安排得紧紧拢拢。孩子们出门身上光光爽爽、干干净净,逢年过节人来客往,事情办得客客气气,体体面面,而且每年还能小有积蓄,几年下来,草屋翻成了瓦房,瓦房翻成了楼房。周边邻舍及亲朋好友,都会一致评价,这家人家的当家人会做人家。

启东人“做人家”还有要求,那就是必须得屯上面省起,坛上面“做人家”起。如果到了屯下面、坛下面,即过了半把才想起做人家,那就有点晚了。

需要指出的是,启东人讲勤俭节约,一分钱掰做两月花,绝不是说小器。启东人还是十分要面子,要客气的,该花的钱还是大大方方舍得花的,只是要求花钱花在该花处,花在刀口上。如果不是这样,那么即使是“做人家”也会被称为是“乌做人家”“勿会做人家”。

家,是社会最小的细胞。家庭搞好了,和睦了,整个社会才会和谐,小家治好了,天下才能治。家是小家,国家是大家,家太平了,天下才太平。爱家、顾家、想家、恋家、家庭观念重,是沙地人的美德。

走近记忆

张思德

海之恋

夕阳西下,弦月高挂,飞鸟归巢,万籁俱寂。岸边的护坡石如新织的渔网,一路晾晒,一望无际,直至被夜色吞没。微傲的晚风将我的脸颊轻轻扶起,好似德高望重的长辈,在接纳五十年未归的游子。

不知疲倦的海浪轻狂地拍打着沙滩,“哗”“哗”之声不绝于耳。尽管混着江水的海潮退走了,远去了,但那无穷的蛮劲仍在远处发泄着,将那本是平静的海面,无推得折戟连连。

海浪、海潮、海风,对于出生在江头海边的我,乃是生活中的重头戏。在我当兵以前的日子里,大海,简直就是我生活中的全部,哪天不见大海面,心里就像缺了啥;哪天没看海潮涌,人儿好似丢掉魂;哪天没被海风吹,就觉浑身不舒服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长江主流偏向北侧,于是沙土堆起的北岸便是大塌。每逢大潮,大片的农田便被江水吞食,吞食后的唯一好处便是引来了大批的鱼儿。鱼儿多了,捕鱼人也多了。

大哥是个远近闻名的捕鱼好手,每遇暖天的傍晚,便有众多追随者随其而去。他们扛着网,背着篓,提着灯(到了作业点,便用细竹杆挑着的灯笼搁在肩膀上,插进衣领里),走到堤岸外便都脱尽了裤子,然后一个个地走向大海的深处,渐渐地,渐渐地,这一拨人变成了一个小小黑点,再后来,只剩星火一丁点。忽隐忽现了一个时辰后,黑点漂回了岸边,我赶紧奔过去,贴着脚尖扒着他们的篓子,验收他们的战果。鲈鱼、支鱼、小黄鱼、梭子蟹,五花八门,活蹦乱跳。大哥的篓子里,当然是最多的。我在灯光下瞧了下了他的脸,喜悦、豪迈、舍其其准的感觉,一股脑儿地泻了出来,因此也常惹得我跃跃欲试。

十七岁那年的初夏,正是收麦子的季节。大哥的“渔友”们又是天天下海,因为他们懂得麦收时节最利捕鱼,所以尽管白天已很劳累,收工后仍在挂念着大海。

大哥是家中的顶梁柱,更是我心中的保护神,大哥总结出来的经验肯定没错!对于这样的机会,自以为已经长大了的我,当然也想尝试一下。于是我对大哥说:“你给我准备一口网,今晚我也去。”大哥犹如不认识我似的瞧了我好一阵,然后问了一句不太信任的

话:“你吃得消?”我答:“行!”

收工了,大哥回家赶紧扒了几口净麦饭(那时买不上大米,要不弄个混搭还好上口些),喝了几口钊清水,伸了几下脖子后便扛上了网。紧随其后的我也扒了几口饭。

大哥出发了,我也赶紧扛上网。

大哥在岸边边脱尽了裤子,背上了篓子,我也照此办理。

大哥走向了大海深处,而我没敢。

没敢的原因不是我怕水,而是我身材问题(不像我后来长成了一米八的身高),况且力气也不大,要去平阔脚水深的地方捕鱼,条件不允许呐。

望着渐渐远去的大哥,我只能在浅水里瞎捞着。

天黑下来了,上弦月高挂天空,东南风紧紧地吹着,毫无遮拦地吹着;海潮声就在脚下响着,不紧不慢地响着,天气很好,很暖,尽管下半身泡在水里,却有暖暖的感觉,脚底下的泥沙板,光脚丫的感觉好像踩上了毛地毯。

肩上的灯光透过了海水,将我眼下的境况弄了个一清二楚:小鱼儿在灯光下乱窜,既像戏耍又像逃命,但就是没有像样的大鱼,大鱼不上浅滩来;浅水里也没大蟹,只有些能从网眼中穿过的小蟹,小蟹们大摇大摆地穿网而过,舞动着的腿脚好像是对我的嘲笑;几只洋钯大小的小海蛰在灯光里漂进了网口,但这也是白搭,小海蛰还在婴儿时期,不知咋的与父母失去了联系,发觉情况不对,侧了侧身子溜了出去;灯光还能清楚地照见我那常不穿鞋的脚,浸白了的双脚在小浪的涌动下,不断地变换着形态,就连小腿也被弄得时断时连、时直时曲。

鱼网抬起了好几回,但是什么也没捞着。我在心里嘀咕着:常说十网九网空,一网老包工。我捞了十几回了,怎么一无所获呢?

我开始心慌,双腿也有些发软,就连熟悉的大海也变得陌生起来,加上整天的劳累也不失时机地同时赶来,我终于打起了退堂鼓,叫不来大哥成了我脱逃的理由。话不宜迟,我麻利地卷起了那口大哥在午休间精心修补过的“三稀”网,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,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黑暗中的岸边走去。

垂头丧气的我回到了家中,爸妈问:“大哥呢?”

我老实回答。妈数落道:“我说你还小,个子也不够高,还不到下海打渔的份上嘛,这下领教了吧。先吃饱饭,明天生产队的收麦任务重着呢!”

我没说什么,赶紧洗刷了一下就捧上了饭碗。

还没吃上两口,埭路上就传来了哭腔,有人在大叫。

妈妈听了赶紧奔出了门,不料竟是大哥。大哥问妈:“小弟回来了吗?”妈说正在吃饭呢!大哥听了,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。

几十年来,对于十七岁的那晚,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;几十年来,对于大海的情怀,我一直未有改变,多少次回到老家,我总想寻觅一下记忆中的过去,埭路、邻舍、大海、江水,当然还有晚间出现在海面上的“村落”和“渔港”。然而,过去的已经过去,记忆也只能是记忆,不是吗?江海滩头的旧貌,早已被时光换了新颜,唯有海浪、海潮、海风,仍如以前一样。

星期诗汇

陈建平

秋蟹

芦花深处闻其声,幽光影里觅踪痕。
莫道久居河塘,一直尊处高远。
膘肥膏黄,不为养尊处优。
秋风乍起号角响,脚底早已痒痒。
哪怕长途跋涉,哪怕惊涛骇浪,
义无反顾奔向大海,一切只是为了繁衍。



“水美乡村,我爱我家”主题征文(选登)

蛙鸣声声入梦来

五一小长假,回乡下老家看望父母。傍晚,太阳刚刚下山,我便吮吸着空气中清新的麦穗飘香,信步踏上老宅后新铺就的机耕大道,饱览夜色朦胧中的家乡景致。也就在此时,耳边开始传来愈加密集和清脆的青蛙鸣叫声。“呱呱呱、呱呱呱、呱呱呱……”这久违的蛙鸣,像是奏响一曲浑厚雄壮的交响乐,在欢迎着游子的归来。

蛙鸣声声、草长莺飞。这个春天,这方水土,皆因有了这些可爱生灵而更显秀美!而就在往年的春天里,我也曾几度徜徉于家乡的田埂沟岸,然而,多少次侧耳细听,零落的青蛙叫声除了隐藏着的丝丝哀鸣,却早已不再动听与悦耳。每每于此,我总在追忆儿时“青水满沟塘,鱼跳蛙鸣叫”的乡村美景之余,时不时期待家乡生态环境能尽早得到修复与改善。

夜色渐浓,蛙鸣声愈加洪亮。我知道,这何止是几只、几十只、几百只青蛙的合奏,分明是一个庞大青蛙群体的欢歌笑语。回到屋

里,老母亲看我由此而溢于言表的欣喜,忙不迭告知其中缘由,还不是政府大兴水利、治理沟河、打击捕捞而产生的效果。噢,通过妈妈的述说,我晓得了这二三年里各级政府为整治农村水环境而作出的不懈努力。就拿老家的沟岸河道而言,村里疏浚了条条泥沟,清理了水面垃圾、发包了荒芜水面、贯通了水系通道、拆除了私设网簰,又打击了非法捕捞,最近又在全村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,这样一来,村里的死水变活水了,死沟变鱼塘了,再加上百姓环保意识 and 护水意识的增强,从而使家乡以水环境美化为标志的生态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。“沟河重新清爽整洁,鱼多了、虾多了、蟹多了,青蛙有了温暖的家,自然也会‘人丁兴盛’了。”老母亲朴素的话语,令我一下子豁然开朗,原来,青蛙是家乡生态环境的晴雨表,青蛙多,则环境美,蛙齐鸣,则家乡兴!

躺在床上,和母亲聊青蛙与蛙鸣,甚是宽慰与欣喜,不知不觉中,我在四周田野依然如浪潮般的蛙鸣声中早早进入梦乡。(陆海蓉)

5月1日,王鲍镇大生村三十八组张兴家格外热闹,五一三天小长假,张兴居住在城里的三个儿女没有外出度假,反而不约而同回到了家乡,儿孙们都说:“小村绿水蓝天风景美,全家人聚在一起,迎着春风吹来,水面波光荡漾,菜苗点头微笑。如此世外桃源的背后,必然少不了村民对家乡绿水的细心养护,张兴便是村中一位‘爱水狂人’。

走进王鲍镇大生村,放眼望去,田间作物一片绿油油,条条泥沟干干净净,一阵春风吹来,水面波光荡漾,菜苗点头微笑。如此世外桃源的背后,必然少不了村民对家乡绿水的细心养护,张兴便是村中一位“爱水狂人”。

俗话说,人活七十古来稀,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,如此这般年龄的人就应当平平淡淡地享受天伦之乐。而在大生村,时常可见70岁的张兴一手提着桶,一手拿着打捞工具,走走看看,哪条河里有漂浮的杂物,新长出的杂草,随时将它们清除干净。自家宅屋附近的一条横河、

五六条泥沟,张兴几乎每天都会去望一眼,较远村组的泥沟他就隔段时间去一次,8年不曾间断。

“老张,又去水面保洁呐?”“是啊,在家也是闲着还不如出来看看这些沟河,还锻炼了身体!”一问一答间,是张兴8年不变的爱水之情的充分流露,尽管他做的这一切没有任何经济回报,但他完全不在乎。“村里水环境好了,在外忙碌的儿女们回趟家就能享受家乡的绿水蓝天,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。”张兴笑着说。也许这是老张一个小小的“私心”,却足见他家乡水环境的重视。

2010年,全市开始大力推进农村水利建设,大生村响应政府号召,紧抓这一机遇,结合本村具体情况对本村进行水环境整治,张兴是见证者,更是参与者。在村水环境整治过程中,张兴志愿加入河面打捞队伍,他每日早出晚归,不曾有一句怨言,忙不过来的时候,张兴甚至叫

上了自家兄弟一同帮忙,硬是赶在傍晚

下雨前将一条脏乱泥沟“拿下”。

当然,也曾有人对张兴的行为表示不解:水环境整治不是村委会应当去做的吗?关你一个老伯伯什么事情,真是多管闲事!……张兴对此并不在意,他还是每天乐呵呵地干着村水面义务保洁工作。后来,大生村通过大力实施小型水利工程,实行“以沟养沟”,并出台相关奖励性措施,对村里的2条横河、30条泥沟进行养殖发包,督促农户在搞好水产养殖的同时,做好承包水面的保洁工作。村里的泥沟干净了,水也活起来了,农民还能养点鱼蟹致富。“老张,水环境太重要了,我们要是早点都能像你一样爱惜水,沟河里的鱼蟹肯定长得肥。”再也没有人不理解张兴对水的执着了,曾经村民口中“爱管闲事”的张家伯变成了人人心中的“爱水”榜样,小村庄从此更加美丽了。(黄佳惠)

“爱管闲事”的张家伯